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蛟峯文集卷一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楊成業

蛟峯文集　　別集類三　宋

提要

臣等謹案蛟峯文集八卷宋方逢辰撰逢辰初名夢魁字君錫淳安人登淳祐十年進士第一理宗改賜今名官至吏部侍郎以母憂歸德祐初徵拜禮部尚書會父疾未赴宋亡元世祖詔御史中丞崔彧起之于家以疾堅

辭不出至正間修宋史有司不得其事狀故不為立傳惟黃溍集中有所作逢辰墓表尚畧見其始末明邵經邦作宏簡録始為補傳然亦據溍所述不能有所增益也是集乃其五世從孫蒙城知縣淵等所輯正集八卷前七卷為逢辰詩文末一卷附以其弟逢振所作逢振字君玉景定中登進士官至太府寺簿亦國亡之後抗節不仕者也外集四卷則

其七世從孫玉山知縣中所續輯凡逢辰歷官誥勅及酬贈詩文皆在焉逢辰當丁大全賈似道柄國之時皆能力抗其鋒持正不屈其提點川東刑獄及爲江西轉運副使政績亦俱有可觀惜其遺篇散佚所録奏劄惟寳祐三年請除内竪一疏尚存餘若論雷變論邊備論吴潜去位賈似道匿敗諸劄子皆平生建白之最著者墓表畧見大槩而悉不載

于集中其所掇拾大抵案牘簡札之文爲多而策問一首至弁考官評語載之蓋散佚之餘區區搜輯而成故不免識小而遺其大矣

乾隆四十六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蛟峯文集卷一

宋 方逢辰 撰

申狀奏劄

辭建狀元樓

某照得本縣見差修造司打量基址欲議建樓問之則曰為某設也此固是鄉邦勝觀賢令尹之盛心於某何辭然某為見田里嗸嗸縣庭烈烈某自束髮讀父書便

以致君澤民自任每觀后稷視天下飢由己飢之伊尹見一夫失所若己推而納之溝中作而嘆曰彼何人也某仰蒙聖渥廛忝甲科則又將以致君澤民之責自任矣爰自期集來歸閉户焚香置書一卷將前賢事業日夜討論將天下利害日夜靜思求所以報君父而慰蒼生豈有慮周四海而不及父母之邦乎且淳之為邑吏猾民貧斧斤之餘元氣有幾遭霜之葉不可以風毒民之尤莫如里役一人之身責之警捕責之風火責之橋

道責之督賦責之追會文移如山欲其頃刻為之俵散卒徒如雲欲其倉卒為之喚集拋買不時欲其質田貿屋而為之償納縣道倚之如命脈而使之如奴隸取之如外府嫉之如仇讎自去年創置白納句解錢米誰生厲階其禍最深充一月之役掃其家資之半充數月之役者其家掃地矣賢令尹下車之初首聞明榜罷此弊例一邑聞之為之鼓舞曾幾何時罷而復行邇來鄉之父老過門者曰子聞保司白納句三百典盡妻兒無擘

畫之詩乎曰未也予聞戲標八九十年同百萬豪家一夜空之詩乎曰未也予聞縣家建樓之議乎曰嘗聞之矣父老勃然告曰樓則聞而田里咨怨則不聞蒼生何賴於予某竦然下拜曰某之罪也旦夕當請于賢令尹以造樓之費少紓保司白納之禍此舉於某無益於賢令尹有益其從與否某雖不敢必若樓則決不容於不罷惟高明實利圖之須至申聞者伏乞照會謹狀

辭兼國史實錄院校勘是時兼史之命非出於謝相之本心而出於諸公之

列薦所以屢
辭而後拜命
具階方某狀照對某五月一日伏准省劄備奉聖旨令
某兼國史實錄院校勘速為撰述輿服志某伏領指揮
益重悚惻切念某種學罔工績文尤拙昨來兩被公朝
劄命俾某撰述上件史志某所以敢於干冒鈇鉞一再
繳還劄命者蓋某自揆力不能堪兼進呈期限已迫使
某臨時苟簡修纂懼必有疎繆故也兹忽被宸命華以
兼職是益置某於坐針負芒之地愈無可以奉承之理

如此則是某度德量力之本心轉而為干榮覬進之私意公朝縱不以是而加譴某獨不自愧於心哉所有輿服一志容某一面用功外有校勘職名在某斷斷不當祇受省劄當用繳還欲望公朝察某拘儒自守之本心特賜敷奏收回成命所有纂修之書仍乞少寛月日容某趲集以副公朝眷委之盛心伏乞指揮施行申聞事

再辭前職

具階方某狀照對某再准省劄備奉朝旨令某不必避

免國史校勘職名仰見公朝眷寵之美意緣某自揆前日之辭今日之受兩有牴牾於義斷斷不安而公朝但欲國史成書在某敢不任責某於纂修則不敢辭所以上無怫於公朝於職名則不敢受所以下不背其初志然某不欲其文辭避頻瀆穹嚴除已將省劄寄留秘書省國史庫不顧被受供職外伏乞照會申聞事

乞祠

具官方某備員館職絲粟罔功蚤夜思之每懷兢惕雖

聖朝包荒未賜汰斥然某實甚愧之近忽於六月七日得冒暑之疾繼以寒邪衝之至下旬僅僅小愈又因入局及行香出入再冒暑毒加以洞泄又緣前來發散過多遂至不能支持此間醫者用藥多不相投若非急歸私家尋醫必致狼狽欲乞公朝特賜敷奏畀以祠禄早還私家以便醫治伏乞指揮施行申聞事

再乞祠

具官方某狀照對某昨以病勢危迫具稟朝廷丐一祠

闕以歸山林繼准省劄備奉聖旨不允某仰見天地包荒之仁心切念某至愚極陋既病且危愚陋而久留則徒負素食之羞病危而不去則立見殘喘之慼況某始因暑毒繼感寒邪腸胃虛鳴水穀不化異證捷出生意甚微一官雖卑館閣豈是養病之所二親在遠庭闈益重惟疾之憂坐館閣而病是已曠官遺庭闈以憂又為不孝凌兢跼地危迫籲天欲望公朝特賜敷奏曲回造化陶鑄一祠廩差遣俾得輿疾急還私家以便醫治實

拜隆天厚地之造須至稟聞者伏候指揮施行

三乞祠

具官方某昨兩以病勢丐祠再准省劄備奉聖旨指揮不允許令給假將理仰見天地曲全之造第緣某才鈍如椎福薄如紙一身值坎坷之危數口有迍邅之灾迺者七月十一日又有瓿犢之戚汎焉萍梗困于蒺藜造物之所以警不韙而罰曠瘝者莫慘于此苟不急歸是為樂禍又況久焉伏枕館閣非卧治之地仍欲望公朝

曲回造化特賜敷奏陶鑄祠廩一闕俾得輿疾速歸不然乞除程三月俾得暫還私家以便醫藥實拜二天更生之賜伏候指揮

乞假歸里

具官方某狀照對某一介書生備員百僚底尸素三年遂無分毫補報造化包荒未加汰斥比自六月以來一病幾至狼狽三上祠禄之請公朝未察其眞而未曲全其去但某昨來病中自知決不可不歸所有禦冬之具

一縷不存而二親年耄已先奉歸鄉而某僅以隻身留此二親在遠日夜所以望某之歸者甚切兼某昨有先祖襄事封於淺土近方卜地將以初冬遷厝某此而不歸是為非孝欲乞公朝特賜敷奏陶鑄一在外待次小壘差遣或予祠或給假三者之中乞畀其一實拜二天之造伏候指揮施行

再乞假歸里

具官方某狀照對某昨得父家書以十月上旬遷葬先

祖促某急歸赴葬事某已即具申朝省乞給假或補外或予祠俾得速歸以赴大事而公朝未察其心未賜俞允切念某為先祖之嫡長孫豈有祖葬而長孫留戀官職不急奔赴者乎揆之天理人倫大有所拂欲乞公朝特賜敷奏先與給假兩月俾某得急歸以全孝心此亦天理人倫之正須至申聞者伏候指揮施行

乞假劄子

某切謂臣子之大節進退而已進以禮退以義禮主乎

辭遜義主乎剛決故曰三揖而進一辭而退若當決不決而濡滯乎進退之間則失其所守矣某等不才業已買舟江滸挑包即行但未得朝旨未敢輕動欲望鈞慈曲轉造化於假狀尾特賜鈞判且與給假暫歸若萬一續與在外差遣則未為晚庶幾某等可以曲全進退之節不然要君之罪將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何以立身乎立侯指揮下情無任悚仄戰汗之至

再乞假劄子

某不避鈇鉞之誅輒伸輪囷之懇某一介不才備數館底三年尸素靦面淩兢屢上丐外丐祠丐假之請疊奉指揮不允緣某近得父家書以先祖營葬之事促令丐外急歸甚峻某切謂君父之命一也不俟君命而先去固為不忠久違父命而稽留又為非孝欲乞公朝察某真情特賜敷奏檢會考功郎中洪勳例特與在外小壘差遣或照監丞呂中例特急假三月容某急歸以承父命以赴祖葬實拜公朝錫類無邉之仁某干冒鈞嚴下

情無任俛伏俟命之至

出闕後乞假

具官方某狀照對某昨得父家書促歸赴先祖葬事叠上丐假之請未蒙公朝察其真情某今月十二日又得父書促歸尤峻某切謂君父之命一也不俟君命而先去固為非忠久違父命而稽留尤為非孝況某於先祖係嫡長孫若祖有葬而孫不赴豈不拂人倫而害天理兼國子丞呂中考功郎中洪勲近以弟赴兄葬兄赴弟

葬俱蒙朝旨或給假或補外況某嫡長孫之於祖乎今
緣卜期既迫難以稽留除已於十月十三日冒急出關
以俟朝旨外欲乞公朝檢會某前後所陳及照監丞呂
中考功洪勳近例特賜敷奏或給假或予祠實拜陶鑄
之賜伏乞照會施行伏候指揮

抵家乞寬假一月

具官方某狀照對某今月十七日午時伏准秘書省牒
繳示省劄二通備奉聖旨俾某兼莊文府教授及奉玉

音促令某回省供職等事某切謂臣子之道忠孝所貴於兩全進退不可以中止某昨以父命促歸赴祖葬事屢控於朝乞假乞外未蒙賜允然卜期既迫父命尤峻只得丐假于朝冒急馳赴今星夜兼程於此月十六日已抵于家方將再上寬假之請敢謂九天震威惓惓於一螻蟻曲賜追還之命某感恩入骨雖死不忘但某為親乞退又難中變而為進若以退為進則要君為不忠背父為不孝實為名教之罪人欲乞公朝特賜敷奏少

寛給假之期俾某得了先祖葬事然後奔走公朝俯伏
俟命所有兼莊文府教授省劄寄秘書省庫併俟某假
滿日赴省被受供職實拜二天之造伏乞指揮照會施
行

展假三月

具官方某狀照對某一介螻蟻為親丐歸自知瀆犯雷
霆罪在不赦聖度天寛曲賜涵貸伏准十月二十三日
省劄備奉聖旨給假一月某露香東面再拜感激垂涕

以告於二親曰此聖天子至仁如天必使天下歸仁而
皆得以遂其仁而不遺其親之心也天地之大未知所
報某嘗覩先朝趙汝愚為著作丐祠未許以祖母大事
即日自劾而歸仰值孝宗皇帝孝治寛洪就許畀外而
釋其罪今某忝覩省劄天涵地育曲賜予假雖某之妄
庸不足以望汝愚之萬一而某之遭逢聖明蒙被恩寵
則又過於汝愚遠矣今某始得安心入山有事於祖塋
若不展假必致一簣虧山於孝心終為有礙欲乞公朝

特賜敷奏寛賜展假三月容某得終大事實拜公朝錫類無邉之仁伏候指揮

為病再展假

具官方某狀照對某伏准實祐四年正月十七日省劄備奉聖旨除某著作佐郎某已於省劄到後涓剛祗拜聖恩訖即擬兼程赴闕忽為痁疾再發未可戒行謹先具專狀控申欲乞公朝特賜包荒少寛程限放令某稍便醫藥俟病勢少可扶持即便負席蓑走闕下以俟鈇

鉞之命伏乞照會申聞事

辭著作佐郎

具官方某狀照對某伏准今月十三日省劄備奉聖旨除某著作佐郎兼備近降指揮庶官不許辭免某一介蛙黽藐焉井底忽逢王明汎渫而綆汲之某感激君父異恩誓將捐軀以報但某切念内外迭補之法所以練人才也每讀晉陶侃傳朝暮運百甓問之則曰侃方致力中原若過自優逸他日恐不堪事某雖不才中夜感

慨常有奮厲事功之心自曩綴朝班未更外任今復尸
素館職切恐犯陶侃不堪事之譏欲乞改畀在外小小
差遣俾得稍自展布以圖萬分之報伏乞公朝特賜敷
奏施行伏候指揮

乞改正理還劄子

具官方某劄子伏覩指揮應命官凡經臣僚論列者並
合經朝廷改正某昨自寶祐乙卯之冬因有先祖卜葬
事急投假狀即行遂坐擅出闕之罰得旨寢著作新命

按之者朱應元也丙辰之冬有排斥三學之士者某偶前此與曾唯為文字交遂坐不合與太學生交游之罰得旨寢寧國新命劾之者吴衍也景定庚申之夏以輪對不能盡言陳寅彈之得旨予在外差遣未幾以有官人不合作館事林光世擊之得旨予祠積是四非無非自取某惟聖賢不責人以無過而許人之改過聖君賢相千載一遇此而不言是自棄於大造之外欲乞公朝特賜敷奏將前項特與改正過名理還元斷月日伏候

指揮

辭免司封

具官方某狀照對某伏准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除司封郎官某自揆不才合具辭免者伏以井鮒無聞久處泥塗之蟄乾龍有造忽聞雨露之仁其得若驚以感而涕伏念某素行乎患難自墮於迂愚不圖橐籥嘘吸於天地燾載之間欲使勾甲萌拆於丸石覆壓之下某雖無他技而善自知敢以庸才冒居清選輙裁免檟仰告

朝廷伏乞畀矜特賜敷奏彙征開泰倘不忍一物枝葉之枯自養曰頤願少給勺水簞瓢之禄禱祈懇懇跼蹐兢兢伏候指揮

辭兼直舍人院奏

具官臣方某狀奏右某今月十三日恭准省劄備奉聖旨方某兼直舍人院日下供職者伏以非材僥倖濫分主爵之曹誤渥光榮俾涉代言之筆咢來天寵震惕氷衷臣切惟内史贊書之司實為文士清選之極必有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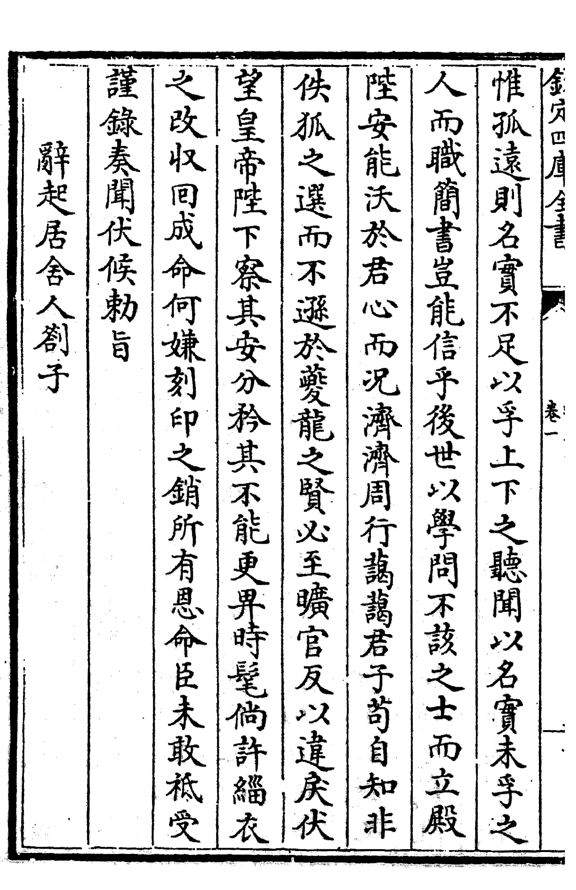
厚爾雅之體然後可以潤色國典必有激昂婉切之功然後可以感發人心必揮翰如飛然後可以備緩急之辭命必湧泉不竭然後可以應填委之文書夫豈庸才可當是選切念臣荒踈學術淺涸辭源郎圍方懼於素飡詞掖豈容於越俎王言之制有七所未討論舍人之様有三其何稱塞恐慚帝制秪速吏訶仰望聖慈俯矜愚悃不嫌反汗收回成命之頒特許循墻別選時髦之任顲天懇懇伏地兢兢所有前項恩命臣未敢祗受謹

錄奏聞伏候

辭兼直舍人院劄子

伏以綸闈地峻顧越俎以難堪黼扆天高雖循牆而未許敢薦陳於愚樸祈轉徹於穹窿伏念某受才既凡種學尤淺以寒苦而粗為文字處孤陋而實寡見聞孤陋見聞固未習朝廷之典故寒苦文字豈足代皇王之訓辭冒居是官必忝於位輙成免檟仰告公朝欲乞畀矜特賜敷奏渙焉廷號倘無銷印之嫌屬之時髦方稱如

綸之任懇祈切切跼蹐皇皇所有恩命未敢祇受伏候
指揮
辭起居舍人奏
具官臣方某狀奏右臣今月十七日伏准省劄三省同
奉御筆除臣起居舍人兼職依舊者伏以龍御正中言
動則書于史螭分左右記註必惟其人安有非才可當
是選但覺震躬而虩虩不知渙汗之皇皇伏念臣孤遠
之踪空疎之器惟空疎則學問不足以該臺閣之典故



惟孤遠則名實不足以孚上下之聽聞以名實未孚之人而職簡書豈能信乎後世以學問不該之士而立殿陛安能沃於君心而況濟濟周行藹藹君子苟自知非佚孤之選而不遜於夔龍之賢必至曠官反以違戾伏望皇帝陛下察其安分矜其不能更畀時髦倘許緇衣之改收回成命何嫌刻印之銷所有恩命臣未敢祗受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辭起居舍人劄子

伏以才非孤佚何敢班二史之清身際唐虞未許為九官之遜以感動之忱弗至宜呼籲之請莫俞匪告公朝曷回宸聽敢歴陳其梗梗冀轉徹於高高切原古者設官之由曷寘君舉必書之職蓋以人主一言之善否實關天下萬世之安危所以選端良之人執簡在後庶幾處富貴之地非道不行以是官所係之匪輕雖先正猶懼其弗克蘇軾之有此令且必詣宰相而力辭必大之除是官猶自乞皇帝之改授茍以謭才而不自揆冒居

古人所不敢為以此敗官何所逃罪伏望公朝察其非
據許以奏聞言出如綸倘可惟行而惟反衣猶在笥何
嫌改造而改為所有恩命未敢祗受伏候指揮

討信州鬨軍待罪劄

具官方某照得比歲以來兵驕易鬨不勇於禦亂而勇
於為亂所資以衛民而反以害民然桀悍難制惟信為
甚某蒙恩予節職在澄清昨入境之初據信州公申本
州軍人以支米作鬨事繼得之諮詢咸謂郡糾遭其凌

辱非小郡僚雖微然其損一郡之體者甚大即欲誅鋤一二首惡少正軍律蓋以事體關繫者重所以遲遲而未敢輕於一發自此暴横愈甚夏稅場棟子州郡已差入許福等又欲别差一吏州郡不聽遂挾衆喧譟以請州郡遂俛從之乃七月内州郡以獄劄行刑而許福等以不用軍劄遂集衆持杖拽街搜捉獄級擒至郡廳必欲行法州郡不聽此曹又輙喧譟州郡又俛從之竊惟信之卒伍肆驕其所由來漸矣郡守低首喪氣為其挾

制郡民吞聲茹苦為其淩暴已半年于兹比者殿司軍將官提兵自信經過此曹生心衷甲腰刀呼儔集衆復謀為變闔郡惶惶中夜東擔出郊以避禍以信之去天密邇軍兵干紀一至于此下無州郡上慢朝廷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本司近以秋試因密切調遣諸寨寨兵入城為護試之舉陰為戢亂之圖帖上饒縣令程從事應新護州印牒差擬迪功郎兼本司僉廳何惠生以捕僞關會為名同共合謀今月二十九日蚤據擬迪功郎

本司兼僉何恵生同上饒縣令程應新申已於本月二十六日早擒獲為首人許福等八名斬首示衆揭榜曉諭軍民各已平定外無非仰藉國之威靈幸而集事少洗積年驕横之風少正兵律抑亦可銷變於將來也所有調遣用命服勞一行人别具姓名開申乞賜推賞所有某不合專擅調兵及專行誅戮一節謹席藁俟罪外伏候指揮

乞與共討信州闗軍有功者轉官推賞

具官方某狀竊惟漢人有言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以化天下信州閲軍其罪當誅久矣某自到任已來日夜圖之而未有一可任事之人方欲以兵取之則本司無兵之可調方欲乞兵於朝廷則此等狗鼠何足上勞君相之慮環視精選得一有用之材曰從事郎上饒縣令程應新然彼方為縣令其勢不足以運掉一州也而某於是委之攝行州事旁搜遠取又得一可與共功名之士曰擬迪功郎何惠生然彼方為士其位

未足行事也其於是留之本司僉幙其不知者以為過客也使之以過客為名館于信州者屢月以盡察諸軍之情偽盡得閧卒之姓名盡識諸卒之面目入其黨與探之試之離之間之結之收之往反圖為至于十數所與共謀者上饒程令也乃者八月秋試士人喧雜於是借科舉之名密調諸寨精鋭頓之棘外而選彼黨之强壯者收之棘内然後謀取其渠者而殲之彼八兇者誘而致之數處同時下手一朝擒之頃刻之間皆就誅斬

急張旗牓以壓衆心軍民按堵如故今城内外不驚一
塵所調捕兵不傷一卒實縣令程應新擬迪功郎何惠
生之功也斯二人者使其一為見任守臣一為見任僉
幙皆不當言賞蓋本職公事也今程應新以選人縣令
行郡守之事何惠生以江州進士任潛師之責非其膽
畧度越常人何以不動聲色不煩朝廷調兵收徒手縛
虎之奇功某伏覩在法捕獲强盜選人改官白身補授
今來二人之勞非止捕盜而已欲望公朝特賜敷奏將

程應新特與改合入官何惠生特補文資給迪功郎真命以為趨事赴功者之勸外有頭目用命立功人張濟為第一功王伯茂鄭榮次之若頭目以下則排軍璩遷藍安詹寶汪福余正陳福秦明徐强余實及百姓吳龍吉軍兵吳强郭茂余照二楊旺洪貴張珎魯先程先璩元等凡壹百餘人內頭目立功張濟本司已於信州見管進武校尉綾紙內書填一本給付張濟充賞外其餘並合厚支犒賞欲乞朝廷劄下信州於有管官錢一切

支行庶幾賞不踰時則三軍感悦他日可以使人仍乞
劄下本司照應伏候指揮

辭免誅勦閿軍轉官

具官方某狀照對某今月十四日伏准省劄以信州誅
勦閿軍事備奉聖旨方某運謀集事與轉一官某竊惟
百官有司各有所職曠職分之當為者固不逃司敗之
刑為職分之當為者亦無受賞之理蓋某之事與程應
新何惠生不同也若使程應新為見任守臣何惠生為

有官僉幙亦不當言賞惟以其選人縣令而行郡守之事進士僉幙而任潛師之托是以可嘉若某則為所當為僅可逃司敗之刑而已今公朝賞不踰時以為厲世磨鈍之具因衆人而及某焉若某以本職公事而受賞則是僥倖而冒功頑鈍無恥人謂某何所有上件恩命不敢祗受欲望公朝特賜敷奏收回成命庶幾小臣得安分守伏候指揮

江東提刑一考丐祠劄

具官方某伏照對某伏准咸淳三年二月省劄授前件差遣某即於當年四月二十五日入江東境交割本司職事越今年四月二十四日書一考某竊惟荀卿之書以禮遜為偽衛風之詩以素飡為非蓋以荀卿之言為嫌而犯衛風之刺則為頑鈍無恥之士伏念某學未語上才不逮中冒乘使者車而行外司寇之事雖小大之獄必以情而聽訟未能無訟雖得其情哀矜勿喜而罔中未能惟中聖人之言朞月而可今某試之朞年而風

俗未能變化囹圄未能空虛弗績罔功孰大於此所以未即司敗之罰者聖賢在上不求備于一夫也某是用不敢犯素飡之譏而避僞遜之嫌伏望公朝特賜敷奏姑畀祠廩使某以自量之心而為自全之地實拜天覆地載之造伏候指揮

辭免江西轉運副使

具官方某狀照對今月二十一日伏准省劄備奉聖旨某依舊職除江西計度轉運副使某聞命震驚懼溢於

喜某竊惟小器受大任者有顛覆之虞一命至再命者有盈滿之懼某一介不才濫切皇華之遣司臬江左凜凜曠瘝乃夏五月既叨進職之恩今甫半朞又叨改轍之命俾之將漕于西非但小器受大有顛覆之虞而一命至再尤有盈滿之懼所合具申公朝乞賜敷奏改畀時髦庶安愚分伏候指揮

蛟峯文集卷二

宋 方逢辰 撰

書劄

上宋理宗書

六月吉日奉議郎秘書郎兼國史實録院校勘臣方某謹齋沐裁書昧死頓首百拜獻于皇帝陛下臣聞可使小人受隱然之福不可使小人顯然有勝君子之名勝

之名一立則南衙北司之勢自此分天下國家存亡之
幾自此決矣左右小臣供汛掃給奔走人主日與之接
豈能恝然無愛之之心哉但不當使之竊威福與外廷
角勝負愛之而又有以威之可也一或有罪惟恐不知
小則斥大則刑無所寛縱如此則使之弄權孰敢哉治
世者小人失志之時也亂世者小人得志之時也為小
人禱者必祝其遇亂世勿遇治世臣竊以為此非善於
愛小人者小人之在治世欲為豺狼而不得噬欲為蛇

沮而不得螫信乎其不得志然無大惡者無大戮抑之乃所以全之詎非福乎若其在亂世豺狼當路而不可問鴟鴞橫翔而不可擊招權納賄而上不知蠹國殄民而下不告是天將稔其毒而殲之若國家危亡小人獨能存乎然則英君毅辟為小人回互而求一勝者雖曰愛之而實非所以福之小人得志何所不為寵則驕驕則橫橫則不可制漢唐之季建置天子在奄豎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彼其初豈有此心哉人主寵之以教其

驕縱之以教其横為之除異已者以教其不可制勢燄薰熾天下之穹官美爵大半出其門下豈復知有天子哉彼自知結怨於忠良名怒於天下萬一值英明之君決不赦故於危疑緩急之際不容不貪天之功以為已力當此之時雖欲除之其可除乎彼其罪大惡極朝廷不能誅之則天下必有起而誅之者漢之宦官陳蕃竇武爭之不勝而并州之將乘天下之憤而操戈以殪之唐之宦官宋申錫攻之不勝而河中之帥乘天下之怒

移兵以屠之然則漢唐之君前日所以寵之縱之者廼所以益其疾甚其毒而投之死地也為北司者必欲與南衙角一勝豈其福哉人主之愛小人而使其至此甚非善於愛小人也恭惟皇帝陛下聰明而英毅中正而密察天下事事物物無不洞照其是非而獨於左右之小人未能以義斷恩以公割私何也臣竊料陛下英明而獨未悟左右之奸邪者其弊正自英明始何者英明之君多欲自操天下之權彼惟因人主欲自操其權也

故間摘事之可悅可信者而試之使人主行其說以漸侵外廷之權外廷之權一侵則彼之說益進帷闥之密簾壁之窺君怒知怒君喜知喜留正未遷左轄而姜特立先泄之以為已功洪邁未除西垣而淵覿先賣之以為己力其欲進某人也非一日之譽游談之助足以宿留宸聽欲退某人也非一夕之毀浸潤之譖足以潛蓄天怒陛下但見威福之出於己而不知彼實借吾之權以行其說而簸弄於中外烏在其為權在我也臣又料

陛下英明而獨不肯少裁左右以正綱紀者必謂此朕家事無預外人蓋將分宫府為二也臣竊謂不然大抵小人之在君側其操心何所不至其所以不敢動於内者蓋有所憚於外彼其顔情稔熟豈懼眇然之人主哉若外不足憚自宰相至百官皆俯首弭耳以下之則此曹無憚忌之心生無憚忌之心生則君之惡動矣臣又料陛下英明必曰聰明自我剛毅自我此輩雖縱横於中外豈能賣國哉臣亦曰聰明如陛下剛毅如陛下萬

無此事然陛下獨不為他日慮乎此曹素輕朝廷倉卒夜半禁中出片紙名某人外廷素無權拱手唯唯誰敢與之角是非者臣又料陛下英明而思慮獨不及此者必曰晚唐以内侍典兵故其權足以易置稷社今之内侍無兵雖縱横不足以亂天下臣竊謂不然嬉笑之間有機穽焉樽俎之上有戈矛焉陛下不可謂此曹無兵也况修内壹司以工役為名為天下逋逃淵藪藏奸聚惡數百人凡州縣寨鎮之兇人巨盜刑于有司不容于

鄉井者皆歸之又散而巢於某庄窟于某場皆內司之牌號也皇城禁旅實掌握之武庫甲兵實管鑰之如此而尚得謂之無兵乎蘇軾有言方其始也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干戈取之而不足與其他日以干戈而取之孰若今日以臺諫而折之臣非當臺臣者夫不得其言則去臺臣之志願畢矣尚何助哉但不去二豎則陛下縱虛賞言官一日而九遷之於國家之安危實無所益且南衙北司勝負之分乃天下國家存亡之一決

此則臣所甚懼也臣此月六日嘗移書宰相勉其行申屠嘉之事而七日即得寒邪之疾伏枕者兼旬矣兹又聞道路憤怨而切齒於二豎臣雖病睡不能著力疾輙為此疏自知瀆犯天威儻聖明自愛其國亟出二豎於外以拔膏肓之病根小懲而大戒使此曹得以全其身全其家即所以愛之也臣昧死惓惓下情無任伏藁俟罪之至不備

上廟堂書

六月吉日具階方某惶懼頓首百拜致書于大丞相樞使國公先生鈞座前某竊見盛夏之月大陽無威盲風晦雨用事拔木發屋夜寒晝闇黯黯淒淒朝野震愕曰此陰剥陽之象奸邪剥善類之象大臣善類之宗主也輒摭所聞以告某嘗謂天下之禍莫大於奸邪之竊國威尤莫烈於奸邪之蔑國威夫人主之威奸邪竊之以歎弄於中外天下知之而人主未及知則雖竊也彼猶懼乎萬一之知則不赦矣一旦發其奸邪人主知之而

罰不傷其毫毛彼得以蔑視朝廷曰無足畏者矣剥之
初六曰蔑貞凶六二又曰蔑貞凶聖人重傷陽道之亡
故以蔑之一字哀痛反覆而兩言之近日臺臣按發兩
横璫及其牙爪三四輩此天下之所共快而亦前乎此
道路之所指目而亦人主之所獨未知者及此之時斥
去一二則此曹尚有所憚曰國有威也側聽數日而兩
奸從容上索祠邀去之牘玉音曰留至于一再而絕其
請斷虵不殊剌虎不斃人心惶惶曰剥之蔑貞之象所

可幸者天誘聖衷以內司擾民一事付之公朝此又南衙北司勝負之一大機也前日之未言也其責在臺臣已言而未行也其責在人主今付外則其責在廟堂他如小人庸人之為大臣反倚此輩為援者天下所不責相君自為臺諫為侍從為執政正色朝端中立不倚負天下重望望之重者責之深未知何以處此前歲以一奄豎之隷逐一臺臣此國威之一屈也聲生氣長陵蔑紀綱睒睒莫可誰何今日之事若不幸而國威再屈則

豺狼當道自此不可問矣國家社稷之存亡在此一决未論他日之事即目前而觀則臺臣言之不行惟有掉臂而去此曹思慮益深術數益密必將援一同類者入臺以角善類而空之剥之初六曰剥牀以足夫害人者先壞其牀之足害國者先壞其國之足剥之六二曰剥牀以辨辨者牀之榦也牀有榦國亦有榦大臣國之榦二大臣位也陰之蔑陽先剥其足而後及其榦彼其敢於與臺臣鬬勝負者剥足也敢於剥足何憚而不敢於

剝斡乎今日逐臺臣明日駸駸逐及大臣矣若俟其逐而去不若為天下國家爭一勝而去乾道間淵覿之横諸君子攻之不拔陳參政以一言逐之紹熙初姜譙用事留丞相以一語去之留之去姜譙陳之逐淵覿豈他有奇術足以撼其君不過伺得其泄報左史西掖之除漏傳兩文昌過府之事顯然有迹深中上心故二公甫下殿而三奸已出門矣況今之横璫腥膻熏灼其顯白之迹又不止漏泄差除而已聖上英明決不肯終芘孤

鼠但前此未得實狀所以不信今聞臺臣所奏具得事實況付之外廷此聖上疑中之信也易之坎曰納約自牖所謂疑中之信正是蔽處之明乗此入之機不可失若萬一爭之必不從則某又有一說上可以不傷人主之心而下可以慰天下之公議内可以開小人之路而外可以無損臺諫之紀綱而公朝又可以專為之而不必忌今臺臣所劾内史之爪牙直胥史耳其富埒國其惡滔天若二三大臣坐朝堂猝然呼此數輩於堂下責

其奸狀而黥籍之然後聞奏則二兇既以得免為倖彼又可以嫁其惡於此曹以自解于上而九重亦可以自白於天下曰前日毒民之事皆此輩為之果非禁庭之所知也一舉而釋君之謗拯臺綱之輕開小人之門解天下之怨留陳之事又不足言矣不然青史書之曰南衙北司勝負之決自某人為相始某實為相君惜之干冒鈞嚴下情無任悚惕俟罪之至

與廟堂書

某惶懼百拜申稟大丞相樞使國公先生鈞座前某竊謂天下之大可畏伏於不足畏惟其小而不足畏故其發也常至於不可禦昨者荻浦之盜其初不過鼠竊使州郡監司即撲之豈有後來之燄燄哉惟始則狎而養之中則諱而揜之故終也至於上勞君相宵旰之憂再易部使者調重兵而後足以勝之前事可鑒已乃者道路籍籍謂郊關之外白晝摽掠之風肆行無忌客舟非三五十艘氣勢聯合不敢西上其地即龍山廟山之對

境其巢窟曰童家㑹後曰後杭是也其居環數里皆無

籍子平時販私越禁出江入海其舟白及林立今則專

施其毒於客舟有訴于天府者往往視曰常事而輕釋

之由是其風日横有奪其貨而沉其人於江者有拽其

舟而泛其載以入海者㓕嚴衢婺之人遭其慘者凡十

數矣近又聞如陳其姓士人父子兩人遭及幸而不死

掠去數千緡囊篋席卷僅逃其身和其姓舟人被掠一

萬三千緡米一十四石舟中之遭傷者數人嚴之淳安

有課社每月用盞子發試卷到京委官考校近忽遭盜舟挐奪舟人急發一二盞以示之乃故紙也方得棄去似此態狀烏可養奸若護癰杏疽必為腹心之急證又聞南蕩寨卒與之交通為之耳目其商旅之實舟江滸某舟某物此曹一一密探及至波濤之衝專以巡船為名如取諸懷及有司捕之則或縱或擒皆在此曹之手此尤不可不察者也欲望朝廷急行下安撫司及東西憲急作擒捕大者即正典刑小者去其手足然後可以

過滔天於涓涓撲燎原於熒熒仍嚴戢後杭之舟出入不得帶凶器所有南蕩寨卒與盜久稔不無以革之據在籍之額分隸遠寨仍於他所分撥生頭兵卒以填之此亦轉移變化之一術也得於見聞者如此不敢不告惟公朝密施行之幸甚

達嚴郡守

某因回使就有懇稟近桐遂壽淳四邑民准大府督賦之命甚峻田野震懼某切謂此未必出於君侯之本心

也往往有追而為之但在府由措辭與幕府擬筆廼純乎非君子長者之言雖然若使久在民間而不輸雖殺之可也今淳安家追户對類有輸足之鈔又有預借之闕縣一切不理又重借明年民莫敢不聽又督借本户民亦莫敢不聽如此則不可謂之化外之民矣而縣家方喜砧斧之下有銅山焉如近日盧某此淳安之佳士也婦翁被追揩代出官既有足鈔又有趲借之鈔可謂純民儒士矣止因與吏箄一語扞格徑為裂衣冠押之

獄張皇暗申於大府將以作大威福應宰當即悔之已無及矣今盧族以君侯方入左腹之言輒為一札俾某轉伸札中亦不明言是非亦不敢冒犯府吏倘沐台慈憐其壻代婦翁察其已輸足已趲借有足鈔有足由特為一轉福筆田里幸甚至若縣家太甚之急經可畏之裂啖亦望君侯為赤子寬之一分某為父母國請命不知狂瀆惟君侯其赦之

回馬總領

某惶恐端肅加拜申稟總領都運大卿台座前某伏拜台翰讀之汗下某備員百僚底安敢妄發達官書自束髮受父兄戒素以干請為恥況代人為請乎某自去夏入館以來未嘗作一字為人䀨監司州郡而乞丐于外不謂何等不肖子敢以屢書塵突自非藻鑑精明必為所欺某前載備數吳門僉曹亦得一假托臺諫書者搜其槖猶有二三十封即白之郡鞭背而拘之圜土郡賴此而後來者不敢以偽售矣大卿平昔風采赫奕此様

無賴輩到手不可放過也某繼此或有書到當於月日姓名下用名記以別真贋然亦決不為人發丐錢書若有之必偽也乞置之重憲以清奸慝拜賜弘矣

與包宏齋

某惶恐端拜申稟提刑龍圖大卿侍郎台座前某向也得侍立玉於鵷鷺行見格心一疏喚醒醉生夢死於卓然有立深為朝廷有人賀未幾執事以繡衣而斧荊棘某雖得升堂下稟餞之拜而未能一牋申平寇之賀某

豈獨無人心不為國家喜哉蓋有憂焉以奪其所喜故也東南一角之天下四疆潰爛所恃以壽如綫之脉者僅浙右三數郡此楚漢必爭之敖倉也小人負乘致寇其禍乃使君子當之朝命借重望壓其衡自非深謀密運萬全而動安能破數十年不可入之巢窟哉未幾波濤洶湧變白為黑公議幾為之一厄息壤之盟猶在而三至之杼已投中山之捷方聞而謗書之篋已滿功之足以招忌如此哉所頼公議之幟卒不可拔今日之事

是亦幸而集也雖然轉石拔山是非顛倒何朝廷之靳於賞功而不靳於賞奸賞盜與此某之所以憂而不敢喜不敢賀也因郡卒便僭及惓惓憤悶之心伏丐合照某洊有稟事近浙江聞有白晝剽掠之風客舟非數十為黨不敢西上其地只是龍山相對所謂童家會後及後杭是也環一二里所居皆無賴子平時販私違禁其舟出沒波濤白及林立卒然遇之則姑以買物而爭登客舟若隨其所索委而與之則幸而免不

然則掠而去之近富陽令有一親戚遭其毒遂合廵尉捕之得二三十輩執而歸之天府往往付之等閒輕釋之近日頗横嚴婺之舟遭其刼者數十矣此事正隷繡斧須望牒臨安及遍帖廵尉嚴禁密捕大者即正典刑小者去其手足然後或可勝之仍須嚴榜禁後杭之舟出江者不得帶凶器有者許廵尉拘解或可戢之不然郊關外不一二里而威令不行其何以立國乎却望密切行之

與寶慶夙宮教

某惶恐端肅加拜申稟判府宮教即內除郎中台座前某念日夏間伏辱台翰且拜臺餽以師門而摩撫後進者如此感當若何繼嘗潦略且答狀謾爾微芹伴空函計徹巖電矣某備數百僚底尸素一年餘拭目時事中夜感慨睡不能著雖下僚惟當思不出位然鳴雞起舞自有勃勃不能遏者敬以判府器足以大受才足以弘濟學足以謀皇而斷國坐之細旃立之左增則所以沃

君心而起世道者必大可觀一麾翺翔不能動宣室之思邪西邊苦竹之圍危甚幸而城中堅忍敵以乏糧解去傳聞邇又圍嘉定聞此郡子女玉帛所聚敵垂涎久矣又須常得天幸可也若人事則戈朽折鈍直可懔懔大理既為潰破齒失其脣聞線路可直達瀘澧此尤可憂淮哨未棗紅而來生理一空强隣四面迫我而左右顧無一人能面北發一矢者朝除暮遷不過應副人情富貴姻婭曷嘗念及生聚教訓乎哉近天府易帥以馬

華甫代人望甚厭服然圻漕有除職暫兼之令或謂注意在王而始借馬以壓物議未可知也但今之兩司非頑鈍無恥弭耳於羣貂者不可為恐馬未必肯來耳時事可憂者類如此因風及此乞恕其僭伏丐合照

回吳退庵

某惶恐頓首再拜申稟判府提領節制大資相公鈞座前某十一月十八日伏拜十月間鈞汗驛日回緘始疑誤投審之再而後敢拜悅而讀之乃知江湖不肖子以

屢書干瀆且辱臺魄而遣之是使某重速譴也某自束髮受趨庭教干請之戒甚嚴而況代他人干請乎某自去載之夏入館未嘗為人作一字乞丐于監司州郡每見一等無賴子自為劄目列注宅衘沿門作謁以乞書名者某甚嫉之惟只堅拒而排去已嘗榜于門曰例不書列劄不作監司州郡書凡游士過訪者必先扣其無索書之諭然後見之某非固矯枉過正亦自揆百僚最底不敢妄發達官書耳玆承鈞諭所謂表其氏者某不

知其為何人欲望鈞旨索而鞫之重置于憲亦可以清奸慝而杜干聒也伏丐鈞照

繼是或有書問當於月日下用名記以別之然亦決不為人發丐錢書萬一有之必偽也

薦洪尉

某等惶恐端拜申稟都運判府安撫待制台座前某等竊見庚戌同年仁和洪尉蘭文章政事兩以優稱初筮奔走使節下比及一年本不欲自鳴然恐如叔向所謂子如不言吾幾失子輒代致駿蔵之喙如蒙少借造化

則一言而識醆蕞在叔向不得專美矣瑣瑣溷瀆伏丐

台照

薦王新班

某惶懼僭越端拜申稟侍讀提舉端明相公鈞座前某

嘗謂知賢者必當有所薦妨賢者必當有所避帝朝命

官必遜于殳戕伯與遜于朱虎熊羆濟濟之風今不可

見已知賢而薦此相公事也某不得出位然自知妨賢

而能避其猶可以希相遜之風乎邇聞朝廷指揮再開

史局方搜天下英傑其實不才濫叨史館今竊見從事郎侍班王某舍選發身家貧徹骨其踐履在某上學問在某上文章在某上丹鉛點勘實維其人敢以某所領史館校勘職名推以遜之而某自有秘省本職欲望鈞慈特賜備申朝廷乞俞所請庶幾某免妨賢不避之譏而相公亦無知賢不薦之愧矣干冒穹嚴下情無任悚息之至

與趙端明

某惶懼端拜申㮣判宗端明相公鈞座前某念自壬子
春得瞻拜階府違侍一瞬四周星夜望南閩聚奎焰焰
知一代英傑考槃在阿之地也某去載嘗便翼一紙走
起居問去鴻飄飄不識徹巖下電否欽惟手抉河漢為
天下文章宗主力負宇宙為宗國廟社命脉當今柱石
人也江濤洶湧之秋眼中人才左右顧無一可當緩急
者野水孤舟之句未嘗不中夜撫掌為世道浩嘆邇聞
朝廷寓意江左夷吾將强起之而東山高卧迫之堅不

動仕止久速某知先生之所以權衡乎時者審矣雖然山中雲出雨太虛洗淨一番山更好蒼生固以此望英嗣司令著郎到此某幸得一拜識未幾亟索祠歸何與豈翔集之審固當如是與抑不肯久去膝下與某尸素蓬寓且兩年無絲髪補國雖下僚惟當思不出位然寤寐時事雞鳴起舞自有勃勃不能遏者日夜鞭勉惟恐有負師門便鴈如可賜之箴砭惟丐勿吝茲因司令錦歸附便致安問伏丐鈞照

回趙端明

某惶懼頓首端拜稟申判宗端明相公先生鈞座前某昨者伏辱鈞汗寵報且領鈞貺潦略具答狀附之回翔深懼不敏敢圖鈞慈與門牆小子下交乃如家庭相接之氣象某何為得此於先生也某備數百僚底絲粟罔功蚤夜兢惕深懼負所學而負師門前輩謂愛做好官而不愛做好人某甚以為戒夏五奏對愚天下三字深犯時忌頗聞貴人銜之此月下旬洪豸再疏二璫盡力

攻之而不勝六月十一日除目蓋為逐洪芻而恐在朝者紛紛故例一美遷用杜公議之口耳諸公得此果不言幸三學之士為之舉幡二十三日洪芻再除常卿亦姑拚外覲其實為二璫地也某適病寒邪伏枕者兼旬睡不能著二十六日又力疾一書撩蛇虺之頭此日王潛齋為擊去次日李文溪又為擊去文溪嘗疏二豎故受此禍潛齋聞亦因此事與上面不合時事顛倒一至于此某勢只得見幾而作矣不然焰焰必及莫可避矣

歸使潦略仰報先施伏乞鈞照

通方宮使造黙侯祠

某竊謂當今天下何哉戎狄豺狼擾我金湯正智者效謀勇者效力之時也而明府乃貼牒劄奉使府命俾駕鶴子孫同新鼻祖祠宇永平一藉圖鳩三千闕似若急今日不急之務然亦不能無謂焉田單復齊而有神師教我之詒東晋淮淝之靈蔣山而草木人形晴淮漲波神與有力焉今日之舉其意亦猶是也夫悒神貼者是

不一姓獨於吾宗是鳩者猶清平烏龍之廟成於邵安樂侍郎之廟成於何子孫之責也非惟公上之命不可違神祖洋洋如在況虛谷先生又神祖之流芳者也不以是而應公上之命其將何辭吾宗勉旃伏丐台照

答何毅齋求薦

某惶恐端拜申稟判簿帥簽郎中尊友兄某去冬蒙惠書求鄙字時朝議分梱已定書不書元無損益是以姑與煥翁言之不欲多言便胥失之也居無何東馬西去

乃為向陽花木保師一見即相知羅之議幕薦之公車留視東闕大勝造物相成就固自有所也承聞北風之惡使人抵掌天地中氣所宅敵人據之今尚有五十年窮山陰谷為雪霜所扼一陽動則迸裂求出以求附我正統逖琨起舞茲惟其時惟吾兄勉之内屏懸不鄙垂諭薦書弟某被譴方新惟當閉門以自省匪惟不得而書雖書決無益也今叔太博為一世名勝近歸自廬陵今近舍遠取皇甫持正不笑我乎某苟可效綿何敢自

愛而以德之愛亦有望於君子也草略占報不敢來施

惟祈台照

達朱南山制置

某嘗謂人生宇宙間翕忽之聚皆有定分而豈徒哉昨

尊執事玉立朝端某贅員班底得以親切門牆今尊執

事持節江淮某馳驅王事又見並轡原隰四方上下無

往而不托隣績之光謂非分定可乎一介往來篤敘隣

好禮也修敬有稽汗我顏甲屬兹陽剛方長歲除伊邇

荒山寂寞風宜不腆登載副箋以贄履端之敬高誼鑒忱特賜采納榮幸億秭輶瀆崇嚴伏墨戰慄

達趙都大

某憶昨在班中獲修一紙之敬恍疎記曹兩見寒梅煦然趙日之温煁甚郇雲之貺開椷如見諫議其何忻快之如撥㫰天地三陽萬物生意恭惟某官從容論譔樂只澗阿明哲簡知穹示棐佑台候動止多福大卿以畢原酆郇之昭脩德蒼歆向之名望内之為磐石外之為

扞城固其所也而高卧不出何與龍泉太阿當為宇宙間用若久藏櫝中其光射斗牛自有不能揜者豈世無雷煥未知至寶之所伏耶

達李提舉

生平慕藺之心未快識荆之願所恃燥濕氣味之相合雖曰未面而心固面矣棠陰蔽芾瞻之在前敢不封護惟謹比者忻聞建臺未遑專貢首以為人之請衡陽推官楊某於某嘗僚今以其屬城掾受察于節下千里之

書借羽言徹其姓名于左右某未見顏色而言則隣於僭拒人於千里之外則又幾於固用敢忘其僭以免於固輒為拈出倘蒙恢之以仲尼之天覆之以少陵之廈幸矣干聒陳言伏祈台照

賀盧可庵鄉舉

自春暮稟别於化成堂一瞬景物累改蓮而菊菊而梅矣絆縶吏塵池邊之吟籬下之酌弗克與兄共之而嶺梅之寄又復疎濶冗實奪之非敢慢也久不聞鄉信試

後李提幹歸急走問之雖得榜而未知其人然玉川一氏必君家鴈行中人也十月終有來自鄉邦者方知孰事巍奪高名急用喜舞此事為兄不平久矣吾今而後知造化終有平時春官榮上更宜勉之令叔冑監發軔天地成就人才各有地方十七兄為鄉試首新及發硎其利如此可喜可慶吳門況味粗安藜藿每旦入暮出府事如蝟毛惟廉與公不敢不勉

吳是齋問乞巧文內子厚少陵事

比使鴈拜狀繼承誨答感甚忸甚暑中六合為窯惟有長簞打眠無由嗣箋稟起居而鴈使叩門乃拜琳琅之緘金玉之餽上樽太牢甘瓜物珍而豐何以辱此長者賜弗敢辭下拜芒背汗面而已貧家雖無巧蹉然菽水有具對銀河不寂寞矣少陵子厚嬉笑皆成文章執事拈出俾某忝注脚某妄論謂方員枘鑿丈夫多英雄少陵生平不遇者在此子厚附叔文終身為巧誤所謂天之所命抱拙終身豈因巧而得拙與然不以人廢言皆

吾輩一段鞭警也先生以為如何

賀盧可庵赴春官

昨聞秋帖香名亟奏書稱慶繼辱誨荅劇用忻浣鄉邦英氣煇燵乎山川課盟諸丈所作香滿西浙不但卯峰區區之讖而已百里三元豈三山所得專美哉諸丈聯翩上春官辱以義約見諭覩此盛事敢不薄助授之同翔矣執事與介翁煥翁鼓行而前全勝必矣但世事悶悶人意明目張膽推倒一世雄傑可也不然反為高科

羞

回賀何正書

某肩門深雪罔知宇宙之寒燠是以於親戚鄉黨間皆不能修元正賀可謂缺典專伻以台緘來喚醒溘睡漢真情滿懷喜可量哉鮮鱗玉粉之頒品品珍腆下拜登受之春風郁郁塞茅屋矣使旋亟奉此以復命其諸謝私尚圖嗣控

回魯國正謝銘書

其昨蒙不鄙緘示先大夫平生實履某飽聞典刑舊矣昭昭年華實印我心是以不果别作何必專棫言謝爲也坡翁祭文有曰軾於天下未嘗銘墓獨銘五人皆盛德蓋富鄭公范蜀公司馬温公趙清獻公張文成公而已某於先大夫亦云適有慮囚之行役其謝潦草伏祈台照

回廬可庵

懶來枕書困忽聞打門聲起視之則滄海頻渴萬寶畢

呈吾可庵辱貺也盥手摩眼疾展快讀其秋後之山露下之葵霜中之菊與雪前之梅竹與引玉之誚何敢辭也

回許國正爭妓

前日蒙諭已知其不可而見之報牘矣專械再至何猶未能忽情而介介於此耶某謂爲柳下惠則可爲魯男子則不可執事爲磊磊豪傑之士則可自家以拘拘尺度之士則不可且望就縣行移若或置飄風之過耳則又愛

執事以德者也

與吳是齋

臥牛衣山中罔知世界上事但見晨窻白而黑黑而白則知朝而復暮暮而復朝也厥有拍其肩而告曰桃符又換詩新句矣感物景而思朋友不能相與一樽訪梅花而尋歲寒盟心耿耿乎不寐也某物聊為詠春亭怡集一笑之助

回盧可庵饋物

某坐看峽雲來往靜觀天地心見往古來今於穆不已之命元無息也逢望風露天邊此心同也此興同也伻來以書餉我雙魚朋酒便當溉釜鬵洗盃杓以承嘉德矣草草切希台照

達宋雲叟薦毛伯明

某昨歲之夏在山房弟處得抱睟盎爾後梗汎于旅渴賢之心夙暮耿耿卒爾有稟鳳林毛舉之鄱人也挾風水而往遂家焉今有二子曰伯玉伯明克世其家久聞

蕉峰下有皴皴者曰宋雲叟屢需鄙字求見伯玉者間在胡戎坐間已識紫氣獨伯明未獲瞻際數字相其行倘有鞭策惟命是聽崖率奉簡不如書儀切祈鑒亮

達王翠麓鷹毛伯玉

元毛伯玉遞至佳章兩軸其一則令西賓省元作也患難遷徙之餘見珠玉不任喜慰遥想胸襟氷雪主賓一也十襲為榮某念昔在江左時得托好寅恭承揖共濟孰非大患十年往事今在夢中自丙子春山中盜起焚

劫一空挈家于外于今四年萍梗東西未有定止望翠麓潭府三槐如故真如桃源洞天起敬起敬某久欲一紙問起居而未能適伯玉過我相與道令德伯玉正欲求見遂作此以相其行聞翠麓方欲擇佳山水以為干秋之藏伯玉願以杖屨從聽鞭策草草上狀不如書儀伏丐台鑒

答盧可庵手帖

山中揜耳不知五月又一陰生矣脚跟不定於親黨之

禮何誕之潤兮使价叩寓廬蒙惠舒鴈籠炊丹杏三味俱佳下拜登受蒲節不荒落矣崖率奉答未旣厥心伏祈台照

回洪司理為親壽

日坐故紙惟無從奉書伊我懷人寤寐展轉扁舟挾策過洪都目迷五色使人知氣忽奉來教如對玉立其為忻快可量哉內帖有盛餽何從得此篤敘綈戀為吾親壽當於前輩求之在某亦曷敢辭但見任講壽禮於偹

有碍若曰於己則不可於親則可畢竟費注脚用是例以此謝而不敢獨受於執事也其為感激與受均之

送物與陳宜中丞相

某忻審玉節建臺未遑走一介修睦鄰好非禮也寒燠起居已具吏楮外由中有敬敢申布之某觀風非據屬在同舟倉庾猹犴雖曰各有攸司然視時聚散使民免於饑仁意周匝庶幾輕生者少遠罪者衆刑可期於無刑河潤豈直九里哉某與一道生靈並受其福某將忱

無物涼闕風闕登載副箋不以鴻毛而斥之幸也春樹暮雲遡風悽斷

送物與盧可菴

某以九日留臨地雖此世界人無登高佳興然濁酒對黃花長歌靖節之詩胸中自有一日太平某率爾池魚年粉珠也百事吉專人持薦黄菊之末得蒙一笑幸甚崖略奉簡切祈覩亮不宣

遣花粉禮往項宅

某維時雪中開霽貞下起元敬惟某人德配陽休氣排冬凛台候動止多福某惟禮曰婚禮者所以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者也故君子重之某以仲女托之門牆迎禮既行則百世之好方自兹始聊奉薄禮所以將其敬也倘蒙不鄙而顧留之幸甚

蛟峯文集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蛟峯文集卷三至五

詳校官中書臣張溥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李昭哲

蛟峯文集卷三

宋　方逢辰　撰

啓

賀董矩堂

某啟伏審光膺典册進秉鈞衡有王佐才人謂用仲舒之晚任天下重今乃得伊尹之時皇路大亨蒼生胥慶孰不交陳於頌語僕方願獻其忠忱某竊謂自古至今

未易有明良之會惟天祚宋豈終無平治之期每念吾
皇屢更元猷越若老奸之執柄遂令上意之吹虀但欲
損外廷之權反以開旁蹊之蔀雖宸聽英斷視堯舜無
以過之然中書積輕有周名不能為者而況暫焉冢司
之虛佇沸乎人心之多疑或云巨奸之復來或曰外閫
之晉拜議論交摵證候可驚忽開昌運於千齡乃宅耆
儒於百揆致君之責實重當世之務孰先恭惟某官四
海一賢兩儀間氣齊家治國平天下夙韜大學之經綸

佐王經邦統治官素抱太平之綱領時止則止當為必為人盡倚冰我則為仲宣之接淅衆方辭甲我則為裴度之請行既深愜望霖之心宜即展擎天之手然適處艱難之會正有資撑拓之功仰而思之非無事者如國計當裕而邊防當飭士風當美而民瘼當瘳此雖久積於弊源然尚可施於活著惟獨正邪勝負之際最關治亂反覆之幾清晝之狐狸方嘷南衙受屈高崗之鳳凰欲集東方未明幸絃轍之一更宜弓旌之四出多培元

氣少抗外邪使朝廷之肅然則宗社之幸甚某自擢禮闈之桂即裁治化之桃聳觀登庸喜至欲舞燕雀賀厦先歌芘寒士之詩蟋蟀吟秋當續得賢臣之頌非私禱也與衆望之謹具啟事專人馳貢鈞墀百拜申賀伏惟鈞旨俯賜鑒察不備謹啟

賀何提幹

恭審入登法從就領神臯夜半思賢劃聞漢宣室之召日邊作郡驚見趙京兆之來輙持一瓣之香以贄九頓

之賀恭惟某官才引且毅器博以周運斤成風解全牛於四顧策轡奔電洗凡馬而一空自其不畀小官於州縣之間已知將降大任為社稷之重剛亦弗吐柔亦弗茹以霹靂之手而把麾威於不怒信於不言以天地之公而持斧翺翔卿月驅馳使星足用度而不歛於民士無饑色有仁義而可利吾國王曰遄歸第版曹適當煎熬之興之衝而京邑又有彈壓不行之弊狐嘷萬狀蠹穴百端如上必欲無拂乎人主之私心而下又欲不傷

乎天下之元氣雖有智者實惟艱哉惟公權衡二者於熟慮之餘則我邦家庶乎有無窮之福方見君子有益人之國毋使小人執理財之權蒼生望之赤心及此如某者窮途場屋借逕右階雖素無根柢之先容未甘與草芥而俱腐月烏三匝方吟遶木之無依雨燕孤飛尚冀捲簾之放入一忱歸嚮萬舌莫彈謹具啟事專諸台墀申賀伏惟台旨俯垂鑒念不宣謹啟

賀王僉樞

某伏審顯膺宸渥擢贊廟謨江左喜見夷吾屹爲砥柱中國欲相司馬先領天樞增重朝廷聳瞻夷夏共惟某官盛名蓋世直道致身於衆人方醉之時泠揩醒眼居萬物爲圜之世獨秉方心遂從班班乎中外践敭之時已知卓卓乎弘毅重遠之器總司制司之條畫足鎮闕中春官天官之規模可推天下宜從瑣闥即上幾庭矧惟世事江濤之秋又值人物晨星之會兵殫而國弱財匱而民貧及閒暇可以有爲以疑信費於虛擲惟事事

備乃可以無患言人人殊何以成功必資運帷幄之中折衝尊俎然後坐廟堂之上不問甲兵邦其永孚於休公有無窮之聞某竊依大厦側聽温綸休哉登庸喜而不寐帝謂何見之晚漢豈憂匈奴哉天將大任是人商為真宰相矣非私禱也與衆望之

賀程僉樞

某惶懼頓首加拜稟申樞密端明相公先生鈞座前某伏審明廷涣號右府升賢上念李牧廉頗冀精神之强

趙王命程伯休父圖宥密以輿周增重朝廷聳瞻夷夏
共惟某官淵源伊洛入品富韓萬頃涵波澄之不清淆
之不濁一團和氣聽之也厲即之也温自入長於烏臺
即躋榮於紫閣御史作朕耳目持剛亦不吐柔亦不茹
之心文昌為天舌喉行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之事宜從
雉正徑上鴻樞矧惟云云某以書生為門弟子聞明主
得王佐才休哉登庸喜而不寐紫泥一下咸謂僉書之
得齊賢甌墨又新倚需中國之相司馬非私禱也與衆

望之伏丐鈞照

賀胡殿院

伏審擢從諫省晉貳 臺端玉立坡頭久抗青蒲之節芒寒殿上再揚白簡之風除日一傾僉口交慶恭惟某官邦之瑚璉學者斗山忠言嘉謨有舒黃諸子之不及細旃廣廈非唐虞三代則不陳龍旒簡知豸冠益峻當栗烈冰霜之操為胚胎霖雨之基某託蔭萬間喜聞三接燕雀之賀廈屋輒控輪囷鵰鶚之在秋天佇觀凌厲深

慚塵瀆伏丐淵涵

賀丁司諫

伏審龍墀疏渥騎省升賢白簡司天已芒寒於柱後青蒲伏地又玉立於坡頭吾道之亨下民是望恭惟某官邦之瑚璉學者斗山兼惠文之冠風采聞於天下坐細氈之席仁義陳於王前簡在帝心擢司廷諍君子得輿民所載也毋使昌黎之疑陽城衮職有闕我儀圖之吏令淮南之憚汲黯栗烈冰霜之操胚胎霖雨之功某託

竊萬間喜聞三接輙憑一紙以寫萬分無任氷兢伏祈

淵鑒

賀吳守

某伏審宸陞疏榮輔藩倩重一絲高潔猶有漢故人之餘風千里康平又見吳河南之作守下車戾止交務慶之恭惟某官眉山之蘇華陽之范蓬山直上便當執筆於二螭棘寺横翔胡尚持麾於五馬行且名矣姑少俟之某一別轉頭五年撚指未由面賀徒切心傾維巢而

鳩居之幸有滕君之塵在及門而馬後也勿云爲貫之
賀遲盈臆願言非古可盡伏丐台照

賀邵正言

戊戌狀元之及第獨冷甚安慶歷御筆之諫官新除再
見鶴鳴而和鵬怒則飛喜直道之可行宜清朝之增重
忠良得路已辨蔡君謨之詩議論回天必須張元素之
力非私禱也與衆望之朞雖病欲歸因喜亟賀萬間之
托大厦不徒私上棟之安一言之訂千金庶或伸南衙

之屈深慚塵瀆伏乞淵涵

同趙少保

某伏以天子維辟公實賴鷺飛之助宗廟為小相偶叨駿走之聯奉以周旋曰予先後適際慶成之始允為無疆之休未罄賀私先蒙遜牘兄弟婚姻無胥遠矣來此雍雍神祇祖考其安樂之錫之簡簡略陳臯謝未究願言伏乞鈞照

同鎮江徐總

某伏以諸侯工之王人已聞環召三館中之冷客猶辱盃傳旨哉竹葉之香華矣菖蒲之節久聞公瑾願為不覺醉之交未許屈平乃作我獨醒之客下拜受也中心藏之伏丐台照

同王檢閲

某伏以九重渙號半刺借賢奏上汗青已就補天之巧香傳泥紫忽催分月之行除目一頒僉口交慶恭惟某官師尊姬孔奴視遷彪雖驪龍之珠惜為漁者之所得

然塞馬之福詎非鴻造之復還便當立柱下之班胡乃屈治平之駕會且名矣姑少俟之某不能留行慚無舉羽之力薄言往送冀寛接淅之期無限心丹尚須面白伏丐台照

回南班冬

魯雲喜書又報有年之兆趙日可愛易為向陽之春茂對昌辰宜裒殊祉恭惟某官為善最樂大雅不羣舒柳放梅天必私於玉葉拔茅連茹地行錫於圭桐某濫伴

吹藜又聞鳴竹方圖面賀先辱手箋百萬買宅千萬買
隣密邇仁人之里一陽為復三陽為泰願依君子之明
無限謝丹尚須控白兹祈台照

回徐總

君子占七日之亨陽從地起王人序諸侯之上福與日
新方擬慶箋先蒙巽汗恭惟某官氣排冬凜德配春和
一綫添長緩如絲之六轡重緹噓暖同挾纊於三軍或
遄其歸可拱而俟某泠伴青藜之杖浪辱蒲萄之觴既

有滴紅寧憚斗十千之直第虞飡素不無囷三百之譏感藏諸心言不盡意

回西倉送酒

玆審揚旌拂日擁纛朝天且分萬斛之春例及百僚之底光生節朔惠重泰山今朝捧漢殿之觴被沾丐者多矣他日作商巖之醴願公溥其庶乎具此控酬伏祈錫晉

回皮嘉興

氣應黃鍾又報放梅之信香凝畫戟頃囘雋李之春對此新陽宜爾遐福某未由執贄先辱傳觴勿謂孺文之飲此特私恩但見公瑾之交不覺自醉下拜受也中心藏之幸有滴紅寧憚長安斗十千之直第虞滄素不無河滑囷三百之譏感藏諸心言不盡意

同南班正

玉歴頒春又報桃符之換璇源襲慶宜增葛藟之長未即贄庭先蒙隆汗恭惟觀使領衛太尉振振公子藹藹

吉人脱穎金枝自是向陽之木分封圭葉行連拔茹之茅與時偕行何福不至某居蓬山底托樾蔭邊四為鄰五為陸幸甚藩離之剖破三于耜四于趾但求畎晦之歸耕亟報掌書餘需面賀伏丐台照

回詩秘書送物

某無功受素飡之禄方懼河滑之貽譏聞君上白玉之堂乃許瀛州之隨步未由贄慶先辱貽箋餽我生魚既有化天池之便酌之浮蟻又欣回冰谷之春玉蓮深契

於苦心繡瓜可托於永好粲然之文驩然以相愛得之若驚長者之賜少者不可辭歸之斯受尚須面白以控心丹

回王漕賀新除

伏以東觀底僚偶塞除書之數西清法從忽來華剡之頒得之若驚報於何有退思僥冒益重凌兢昔繙閱乎道家山之藏尚訛渡豕今超躐乎蘭臺郎之選寧免濡鵜所當後汰而前揚莫匪左提而右挈一字之褒榮於

衮辱先施之七襄之報不成章非敢後也尚圖酬控以
罄謝私伏丐台詧

同安吉楊守

六十偶觀象喜頒魏闕之條二千石惟良融作霅溪之
慶與時偕極何福不臻恭惟某官風韵浚明天資凝遠
陽春布德已奉行玉札寛大之書肆夏升歌即展布金
鑾論思之事某未申贄賀先辱貽箋兹飲公瑾之醇醪
不覺自醉若作商宗之醴酒更賴汝為感之在心言不

盡意伏冀台照

又回楊守送重午

某冷坐道山罔記菖蒲之節香凝茗水忽傳竹葉之馨敬再拜之得一醉矣有餘謝悃尚須嗣箋第乏報璚惟祈炳鑒

賀吳是齋弟中鄉試

種槐久矣殆如種德之多折桂以之何啻折枝之易山川且為之改色雞犬亦為之動容恭惟某人博大弘深

高明寛厚以是父生是子載瞻砌玉之芳以難弟得難兄共副儒林之望三獻小淹於抱璞一鳴始見於驚人淡墨書名不在郡英之下泥金作榜即為四海之魁

賀何梅境入太學

監闈奏凱帝學騰聲行當高占南宮而魁唱彤庭猶使同登瀛州而蜚英壁水造物者將玉其成就大君子益顯其姓名

賀何曾六丈得鄉第

秀芝呈瑞已為鶚表之占撤棘登名果見鳳雛之捷金
鈴夕報鄉錦晝榮共惟某人望聳儒林芳聯棣萼韋經
教子於詩書尤用其心竇桂收功在造化可謂有眼更
看黃甲自有青氊某賀在人先喜如己有遙想長安得
報弟兄兩處和氣春風少頃浙漕聯鑣父子一門入間
天上謹專申慶伏丐炳原

賀余吉甫升學 中十一名

凱奏上庠共仰天荒之破名標先進咸瞻月窟之登香

郜桂林光增梓里喜溢萱庭之色榮聯棣萼之華明時
幸際於乾亨嘉會果符於萃聚綢繆托好忻懌無涯昨
陪賓廡之後塵過辱主儀之前席未遑展謝徒重甲顔
莫絲驅羊盟手鴛絨伸燕賀策勲奏馬狀頭虎榜佐龍
飛

賀人中鄉試

綵戲斑衣雛飛丹穴秋闈勇戰已登天府之名春榜聯
鑣又續世科之脈

賀同年中鄉舉

高題鴈塔增耀螺川鷺于下鷺于飛民獻有十夫之翼鄉舉十人麟之趾麟之定天潢分四輔之輝宗子四人實為六一鄉之榮適應五百年之盛茲逢喜事倍激慶悰泮水林中荷不隔同年之面凌煙閣上又將垂異日之名

賀周幾堂請舉

掉臂鄉闈登名天府看榜中姓字如吾友果是得人想分内功名在造物豈容欠我到此日方知篤信詩書之

效則天下豈果無持衡鑑之明某如已得之逢人誇此燕雀賀厦敢以豚犬而代行鷴鷴橫秋更冀鵾鵬之速化心之所愜言不能宣

賀吳是齋入室

肅涓良辰榮歸華第木石之奇規模之壯可知勢力之恢繩墨之巧斧斤之精皆出主心之用在道傍免三年之嘆見胸中有全室者存未至往觀且陪申賀遣蘇秖而致敬具畢甕以助懽笑而留之幸何大也

賀能和尚生日

日臨良月天借小春萬寶呈祥一佛出世人共天賛善類均懽恭惟某托在契厚倍劇忻愉敢指南極老人星仰祝西方無量壽謾持菲物借侑伊蒲

同人請

掃門求見方愧魯人之皐開閤相延乃辱郇公之翰圭三跪誦鼎九恩隆雖私心欲退以循牆然厚意不容於避席懽然之恩爍然以相愛辱先施之長者之命少者

不可辭事斯敬矣

方聘陳

元老克壯釆芑之猷藐焉冷胄宰相不對治粟之問華矣名門昔相望乎周漢之間今幸托乎朱陳之好恭惟令姪女某小娘幼閑四德有南澗蘋藻之儀刑某次學生某家傳一編匪東山芝蘭之子弟荷不棄菲葑之體遂獲締絲蘿之盟諾既拜於千金幣敬陳於五兩圭馬而琮錦繡甚慚庭實之微屏雀而褥芙蓉行近門闌之

喜

方聘何

咏楊州之梅清矣叅軍之胄采新田之芑冷哉元老之家幸作合之自天俾借榮之有地恭惟令女擬封于洺于沚習知鳲德之儀而某次男於禮於詩粗聞鯉趨之教幸因冰語遂契月書定盟已及於三年納采尚遲於一介雖聖賢之訓不以貨為禮然婚姻之始非以幣不交輒略彌文敬陳薄贄圭馬而琮錦繡愧無周行人使

聘之將屏雀而禱芙蓉尚冀李監宅門闌之喜葵心無

限楮面莫殫

蛟峯文集卷三